

打盗版就像“打地鼠”： 网上盗版书为何屡打不绝？

字体模糊、纸张粗劣、气味刺鼻、尺寸“缩水”……近年来，盗版书在网络平台层出不穷，线上售卖花样翻新，消费者往往拿到书才发现买到了“李鬼”。
盗版书为何屡打不绝？如何保护读者和作者权益，维护图书市场良好生态？

越来越多盗版书转为线上销售

“新人出书太不容易了，盗版书完全可能重创一个新人，侵蚀他的市场，哪怕明明写得不错，却也难以再获得培养和支持……”

不久前，有作家通过自媒体账号发文，痛斥网购平台售卖盗版书对新人作家危害深远，再次引发出版界和社会公众对图书盗版问题的关注。

盗版书是图书市场的“顽疾”。如今，越来越多的盗版书转为线上销售，并从电商平台向各大直播平台扩散，售卖手法更隐蔽、更多样化，数量巨大，难以统计。

记者进入一家名为某“图书旗舰店”的网店，书籍宣传图标注“版社直发 正版承诺”。记者询问客服图书是

不是正版，对方回复“原版授权一比一的”，再追问才告知“是按原版一比一印刷的”。

“高清影印”“绝版复制”“微瑕处理”“线上甩卖”……盗版商家打着各种幌子，买家若不仔细甄别，极易落入“圈套”。

从作家到出版社、从个体读者到行业生态，都饱受盗版书侵害。

“一本书被盗版售卖了20多年，真是让我心酸。”作家刘亮程发出这样的心声。2022年，经查证，某电商平台上有90多个网店在售卖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等盗版书，合计盗卖数额达500多万本。

“好消息，书火了！坏消息，是盗

版……”出版社通过各种方式与盗版“斗智斗勇”。人民文学出版社部分图书采用一系列防伪手段，仍挡不住盗版肆虐；接力出版社设置打盗专员，经测算，盗版影响了正常销售额的20%至30%……

童书和教辅类图书更是盗版重灾区。有网民称：“最可恶的是童书盗版，会影响一个孩子对书的美好印象……”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的检测报告曾显示，不少盗版书纸张和油墨都不达标，重金属超标，对孩子生长发育会造成危害。

“盗版书会扰乱图书市场秩序，扼杀文化创新活力，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总干事张洪波指出。

暴利驱使是盗版书猖獗的主因

盗版书为何仍屡禁不绝？业内人士透露，暴利驱使是主要原因。

盗版盗印门槛很低，无需支付稿酬和精编细校，只需低廉的印刷费用和材料。“一本万利”的诱惑让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还催生出一批专业从事盗版盗印的“家庭作坊”。

盗版轻而易举，打击盗版却举步维艰。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后，同名书籍热销。在电商平台上，其盗版书低至几元一本。花城出版社社长张懿告诉记者，一些盗版店铺被投诉下架后，往往第二天又上架；按照网上店铺营业执照注册地址投诉至执法监管部门，绝大多数是虚假注册，查

无此人。

“盗版如雨后春笋。没有形成一套反盗版体系，我们只能单打独斗，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而且效果不佳。走法律诉讼，周期更长，投入成本更大。”张懿说。

我国刑法规定，出售盗版书如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可能会受到刑事处罚。然而，业内人士普遍反映，打盗版就像“打地鼠”，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见效慢，困难重重。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金融与知识产权检察室负责人李攀介绍，这几年，盗版图书的涉案金额逐渐增大，网络销售盗版图书数量多、隐蔽

性强，难以有效打击。

“究其原因，一是嫌疑人往往同时注册多个网店销售盗版书籍；二是全国各地制售盗版书籍的人员互相勾连配合，发货通常使用虚假地址，执法人员难以落地查人；三是网络数据容易删除毁灭，现场查获的往往只是小部分盗版书籍，实际销售量难以核查。”李攀说。

此外，盗版图书网店所在购物平台应承担的责任尚未明确。广东金融学院知识产权金融创新研究院院长安雪梅指出，网络平台与运营商之间的利益分配模式日益复杂，给准确甄别真正的侵权人增添了困难。

“老大难”问题需多方合力整治

对于盗版书这个“老大难”问题，专家建议，从完善法规、加强监管、净化环境等入手，合力整治。

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侵权惩罚和判赔力度。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潘凯雄认为，与高额获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盗版商家被举报后，往往只是下架整改或进行象征性赔偿，其背后高额利益的驱动为盗版侵权行为留下了“再犯”的空间。

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著作权法已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违法成本。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完善了受刑法保护的作品范围，将侵犯著作权罪的最高刑期提高到10年。张洪波认为，这会对侵权盗版行为产生震慑和警示作用。

人民出版社法律编辑部编辑江小

夏建议，进一步完善对图书网店注册运行、违法行为处罚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其次，加强网络平台监管，落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李攀建议，加强对各网络销售平台的监管，通过大数据排查短期内大量销售、价格明显偏低的店铺，及时预警并向司法机关提供线索。

“通过监管各大平台，建立规范、合理、高效的盗版书举报、维权、打击、处罚、禁入等机制，对疑似盗版活动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监控，进而高效、规范打击。”江小夏说。

专家认为，电商平台不能当“甩手掌柜”，应更多担负起主体责任，严格售书网店资质核验，健全侵权投诉处理机制和商家信用追溯机制等。

最后，营造良好版权环境，强化维护正版的版权观念。

调查中发现，个别消费者在接受盗版书商提出的小额赔付、退款不退货等和解请求后，尝到了“甜头”，甚至只买盗版书，不买正版书。

“版权保护既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多方合力。”安雪梅表示，要扭转这种错误观念，就要推进版权保护社会共治，在全社会树立维护正版、抵制盗版的观念。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多部门联合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行动”，相继查处网络侵权盗版案件1.15万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1200余件。下一步将加快推动完善网络版权相关法规规章，加强对互联网版权治理热点难点问题的监管，强化网络平台版权治理，推动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新华社记者辛雯

复古相机成年轻人 记录生活“新宠”

新华社深圳11月19日电 十几年前就已退出历史舞台的CCD相机，正成为中国年轻人记录生活的“新宠”。

“价格翻了不止十倍，身边的闺蜜们都在买。”在深圳打工的“90后”女孩小唐说。曾经几十元一台的二手CCD相机，如今被炒到上千元甚至更高价格。

上高中时，小唐买过一台佳能CCD卡片机。大学毕业时，她认为这台相机的性能已严重落伍，便以几十元价格把它卖掉。现在她看到社交媒体上那些复古照片想重新买一台时，却发现价格已完全超出预想。

“有那味儿了！CCD人像独有的冷白皮”“每一张都很珍贵，很适合记录回忆！”……在小红书、抖音、微博等中国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人热衷于分享他们淘到的二手甚至多手CCD相机，仿佛拥有这样一款相机就能捕捉到独特的复古色调、胶片的质感。

在淘宝、闲鱼、抖音等网络平台以及线下都有很多专门售卖二手CCD相机的商家或商店。

在中国著名的电子商圈深圳华强北，记者走访发现，只有数层楼高的现代之窗数码广场就有数十个CCD相机商店，还有专门的CCD相机回收店和修理店。仅数平方米的CCD相机专卖店却像一个小型博物馆，柜台上摆满各种品牌、型号、年代和成色的CCD相机。

在一家名叫“喜迪数码”的复古CCD相机专卖店，老板告诉记者，现在市场行情很俏，一台成色好的热门CCD相机到货后很快就会售出，专卖店一个月最多售出过上百台相机。

“CCD已成为一种审美。很多人在网上被‘种草’，到店里来选热门款。”这位老板说。

对年轻人尤其是学生群体而言，CCD卡片机不仅能拍出独特风格的照片，而且便携，更适于日常记录。

“小巧方便又有手感，而且非常能出片，拍的时候还有仪式感。”家住深圳市宝安区的高中生小张说。

在追求复古的潮流下，CCD相机的优点被放大，一些技术缺点也成了年轻人眼中的“怀旧优点”。比如，像素低被称为“有一种模糊的颗粒感”；稍暗的色彩成了“自带的复古滤镜”；容易曝光过度是“有朦胧美和氛围感”……

专家认为，这些复古相机已成为人们用来表达精神追求和独特个性的载体，拍照分享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社交仪式，CCD相机背后隐含的“怀旧消费”作为一种审美风潮，也在时代发展中被赋予新的意义。

不过也有业内专家表示，很多CCD相机所谓的“复古色调和胶片感”，往往是技术落伍和传感器老化带来的结果，某些误导性宣传会让消费者对CCD技术产生误解，导致他们购买的产品不符合期望。

王丰